



幸运的香皂

邵宝健 著

台海出版社



幸运的香皂

邵宝健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运的香皂 / 邵宝健 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8 - 0151 - 2

I. ①幸… II. ①邵…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022 号

幸运的香皂

著 者: 邵宝健

责任编辑: 孙铁楠

装帧设计: 泽天世荣

版式设计: 柳永康

责任校对: 田灿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1000 1/16

字 数: 212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8 - 0151 - 2

定 价: 2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幸运的香皂	1
风雨葫芦渡	11
心堡	24
镜中人	28
吃的喜剧	32
危险的写真	36
穷石头·富石头	51
藤圈情	55
鲜花的魅力	62
天堂雨:善良的女人有好运	69
讥讽的后果	78
离婚协奏曲	81
欲望古楼青花梦	88
爱在幸福巷	106
神奇的七石缸	110
利眠香水	114
“梦境”项链	118
“瞌睡虫”和“冷蔷薇”	122
足球中锋和他的同桌	131

遭遇抢劫	138
“倒霉蛋”梅小圈	144
古尸展览探秘	147
商务实践	150
死去活来	154
尴尬种种	162
游园惊魂	168
温馨的走道	180
分手的礼物	183
书香的馈赠	186
收藏高跟鞋的男人	190
九个“白马王子”	195
小雨中的回忆	204
红 门	208
浴室情歌	212
失偶的手套	216



幸运的香皂

(一)

这年头，太湖南岸的水乡荷城，新鲜事可多了。就说荷城的体育场吧，它有了别的用途——举办“刮刮奖”有奖募捐活动。福利、慈善、体育部门轮流举办，两元一张的“刮刮奖”，每次要售出数千万元之多。大奖诸如套房、轿车等，每每吸引人山人海的参与者。

话说荷城机械厂，有位名叫刘小憨的青年装配工，年纪二十七八岁，双亲皆故，单身汉一个。他是个“见佛不磕头、遇庙不烧香”的硬汉，但“摸奖风”把他吹得醉醺醺的。他每次都积极参与。像他这类月薪700多元、积蓄万把块钱的单身汉，常做“一夜致富”的梦，而参与有奖募捐活动，正好可以过过发财瘾。他每次都要为此花费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只是手气欠佳，买到的“刮刮奖”，都是小意思——末等奖，奖品无非是香皂、牙膏、钥匙圈之类。就说前些天的一次福利有奖募捐活动，他一口气买了150张，花费足足300元，只中了一把电水壶，外加单价为3元的香皂8块。他家积存了100多块香皂，全是买“刮刮奖”弄来的，这够他洗好几年的澡了。这倒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中大奖是运气，没中奖是奉献”，他能想得通。

春季里的一个周末，刘小憨整理好工具，下班了。他路过厂传达室时，被他的师傅、工段长老黄头喊住了。“小憨啊，双休日有何打算？还去‘摸奖’吗？”老黄头朝徒弟眨眨眼。师傅知道徒弟有两大爱好：一是“摸奖”，二是上山挖野生花卉。而明天就有一场规模很大的“刮刮奖”有奖募捐活动，他想试试徒弟的心思。

刘小憨知道师傅的用意，挠挠头说：“我该收收心了，我的手太臭，怕这辈子也轮不到中大奖。明天我想去碧霞山看看，弄些花卉和树桩什么的。”

老黄头把一件用报纸包裹好的小物品递给徒弟：“你师娘最近外出旅游了一次，这是她在上海为你买的毛线背心，还不知合身不合身?!”

刘小憨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过礼物：“又让师娘破费了，受之有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刘小憨的寓所地处老城区幸福弄，是一幢带后院的老式平房。回家后，他便试穿毛线背心，很合身的。他知道师娘的心意：早点谈上恋爱、早点分喜糖。但这缘分的事，急是急不来的。师娘也为他介绍过几位女子，不是对方嫌他贫寒，就是他嫌对方模样长得不可心。

此刻，他来到后院，移移花盆，修剪一下枝条什么的，精神即刻振奋起来。十多平米大的后院摆满了各种造型独特的疙里疙瘩的树桩盆景，其间也杂挟着几盆朵儿很小、色泽素雅但算不上名贵的花儿。这都是他上山采掘来的。他很喜欢这些花卉，他认为后院的景色象征着他的人生：平凡而坎坷。

老式的旧宅是他祖上的遗产，虽然不足 50 平米，但也隔有卧室、客厅、厨、卫等间。家具均是老式的柜、桌、椅、凳，电视是黑白的，旧沙发是仿皮的，冰箱是二手货。最值钱的东西恐怕是屋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那是去年他被厂里评为优秀员工得来的奖品。有了不耗电的热水器，又有了那么多的香皂，所以刘小憨已养成每天睡前必洗个澡的习惯。

一切停当后，刘小憨钻进被窝，靠着床栏，顺手拿起扔在枕边的那张师傅用来包裹毛线背心的报纸。这是一张发行量很大的《大江南晚报》，日期大约是一个月以前的。新闻读了，再读广告，他的眼睛一直没闲着。几大版的内容都读完了，他就在报纸中缝浏览。尽是些“寻人启事”、“遗失启事”。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一条内容奇特的加框小广告映入眼帘：

寻找金项链

我曾遗失镶有本人小照的鸡心金项链一条。谁若拣到，请交还。酬谢价值两倍的酬金。绝不食言。

大江南香皂厂孔丽

刘小憨虽然“憨”，但这点还是清楚的。这登启事的女子实在有点“痴”。你愿意出双份的酬谢，不就是意味着用两条金项链去换一条金项链嘛。这不是傻了吗？再说了，这条广告的费用，没有200元恐怕不行。除非那项链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要么这个“孔丽”钱多得没处去，寻找刺激不成。“哎，我刘小憨没有这个运气。我如拣到，保证奉还，不要双份的酬谢，只要二分之一条项链的价值就可以了，好让我再去买些‘刮刮奖’……”他喃喃地自语着，把晚报搁在枕边，慢慢进入梦乡。

第二天，刘小憨醒来时，已是上午九点了。犹豫再三，他还是放弃了去体育场“摸奖”的念头，拿了把小手锄和一只大蛇皮袋，跨上那辆老“永久”，向离老城区10公里的碧霞山进发。他骑得很快，中午时分，他来到了满目葱翠的碧霞山。天气很好，他的心情也很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太阳西斜的黄昏时分，他会遭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二)

大约下午3点钟光景，一辆红色夏利在碧霞山下的公路旁刹了车。从车里走出一位面带愁容的俏丽姑娘。她付给司机一张百元钞票，不等找零，就撒腿往山道上跑。她身着蔚蓝色薄呢风衣，牛仔裤，脚蹬运动鞋。她名叫孔丽，就是在《大江南晚报》登广告寻找金项链的女子。她在太湖北岸那个城市的大江南香皂厂工作，跑到太湖南岸的荷城来，是要完成一桩悲情的惊人之举。她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了。她到这个水乡小城来寻找去天堂之路，一是这个美丽的水乡小城是她的出生地；二是这座小城的西南郊外的那座海拔300多米的碧霞山上，有个“爱情崖”。传说古时候有个绝色女子为了寻找迷失在此山未归的情郎，殉情碧霞山——从“爱情崖”上往下纵身一跳，拨响了一阙千古绝唱。这是她奶奶告诉她的故乡情事。她欲效仿，不为别的，只是想做成此事，不要惊动她所在的香皂厂；再一个就是潜意识里她觉得葬身草木茂盛的大山，就是与自然亲密接触，也不易被人发现。

夕阳染红山峦，孔丽已经站在陡峭的“爱情崖”上。黑乎乎的凸突出

山顶约有五六米之高的崖岩像个跳水的平台。听得见丛林深处的鸟鸣，闻得到山花的清香。仰脸，看见一朵朵白云在头顶之际浮动。她想了很多很多，少顷便什么都不想了。脚下是深渊，不时发出丛林摇曳的沙沙声。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瞧都不瞧一眼脚下的形势，就朝前扑去。

而今碧霞山的植被与以前大不相同。虽然那个凄楚的美丽传说没有终止，但山上的绿树野花却增加了许多。当她下坠近十米距离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崖壁上驻扎了许多根深叶茂的丛树。她被两棵小丛树像鱼网一样托住了，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她下意识地抓住树杆，哇哇地叫喊起来。当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捣毁什么事时，恐惧感一阵阵袭来，她不由得大喊起来：“救命啊，救命……”

这当儿，刘小憨刚巧匍匐在离她几米处的斜坡上，正在挖掘一棵满身疙瘩的南天竹。当他听到这惊恐万状的呼救声，循声而望，看到了悬在半空的孔丽。

他大声地喊道：“喂喂，你在干啥？要抓住树枝！这山崖下，可是什么都有的呵，毒蛇、野猪、豺狼……”他一边喊着，一边艰难地朝姑娘那边移动。当他抓住她的手时，孔丽已处于昏迷状态。借着丛树作跳板，他像抱小孩一样抱住孔丽滚到西侧长满绿草的斜坡。两人抱滚了三五米路，终于克服了惯性。他的身旁是半米宽的岩沟。他驮着她钻出岩沟，看到了蓝蓝的天，还看到了置有栏铁链的下山之路。

来到山脚，孔丽的意识清醒了，吭哧吭哧起来。“你，你怎么样？伤着了没有？”刘小憨关切地问。

“我？我很好。”孔丽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和一位陌生的男青年在一起。

孔丽这么纵身一跳，四肢无碍，甚至连脸上的擦痕都极浅，只是衣服有多处挂破，真是奇迹。

“这说明什么？说明死神拒绝给你签证，上苍非常怜悯你。姑娘，你要去哪儿？我可以……”他朝她微笑，尽可能把真诚传递给她。

“我、我不知道……”她显得异常疲惫，她显得完全做不了主了。她想站起来，还未站稳，又瘫倒在地。

刘小憨想了一下，既然让自己揽了这个棘手的事，就要管到底，半途

而废，可不是他的风格。

携扶她走到公路边，刘小憨拦住了一辆的士，扶孔丽上车，随即向司机通报了自己的家址。

(三)

刘小憨扶着孔丽，回到幸福弄宅区。目睹刘小憨回家的邻居们，非常困惑：今天他上山没带回花卉和树桩，却带回来一位陌生的姑娘。

屋里安静极了。不知过了多久，孔丽的眼睫毛眨动起来，挑起两滴晶莹的泪珠。她终于苏醒过来。当她发现有一个小伙子坐在她身边痴痴地望着她，唬得喊叫起来：“你，你是什么人……救命、救……”

刘小憨顺手提起茶杯，递到她的手里，笑着说道：“姑娘，你莫要害怕，我不是坏人。刚才，你在‘爱情崖’上往下跳，是我把你扶到这儿来的。你有什么委屈，可以对我说，轻生是要不得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你说是不是……”平日里少言寡语的刘小憨此刻变得口齿伶俐起来。

孔丽这才回忆起在这以前发生的事。两行热泪滚落下来，她又啜啜泣泣起来。

此刻，天色已晚。孔丽决心已定，谁也拦不住她。她向憨厚的小伙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多谢了，再见！”就踉踉跄跄地冲出门外。刘小憨实在放心不下，也冲出门去追她。过了很久很久，说了好多好多的劝慰话，孔丽总算被刘小憨推推搡搡地拖回小屋。

“天已晚了，一切明天再说吧。你今晚就睡在我这儿，行吗？我么，自有办法。”刘小憨说罢就为她安排就寝。

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被小屋主人的真情所感动，她不再反抗。当她一上床，就呼呼入睡了。而刘小憨在小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宿。

翌晨，刘小憨在厨房里忙开了。他为姑娘熬了米粥，煎了两只荷包蛋，又剪开了一装萝卜干。两人就默默地用起早餐来。其实孔丽后半夜一直没睡好，她几次想离开这小屋，但当她一移动身子时，睡在客厅的刘小憨就用鼻子哼出声音来，以示他没有睡着，她也便不敢轻举妄动。

用完早餐，刘小憨说：“姑娘，今天我正好休息，可以陪陪你。我很想知道，你叫啥名字？你为什么感受不到生活的阳光，为何要绝望？”

“是，是这样的，我，我……”她内心的冰霜在融化。真想不到，世上还有好人，还有这么一位仗义而又憨厚的小伙子。她心动了。她感受到了一种大哥般的温情和呵护，于是她决心把难于启齿的隐密披露给刘小憨。

(四)

说起孔丽的生世，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只好长话短说。她是太湖北岸那个大城市一家香皂厂的女工。20岁那年从技工学校毕业，一直在香皂成型车间工作，一干就是七个春秋。

她本是个生性活泼、开朗豁达的姑娘。父母均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员。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命运的波折首先缘自情感问题。她谈过三次恋爱，但三次风风雨雨，均不得安宁。第一个是位风度翩翩的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科长，待到她坠入爱河准备婚嫁时，却意外发现，此科长是个有妇之夫。这个好色的科长当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而她失去了贞洁。第二个闯入她生活的男子是位青年画家。她与画家是在舞会上相识的，两人一见钟情。正当爱情的果子趋于成熟之际，青年画家在一次外出写生途中不幸遭受车祸罹难，她哭得死去活来。第三个男友是和她同厂的青年助理工程师。这位助工是位风流倜傥的人物，在向她抛出“爱钩”的同时，又向同厂的另一位妙龄美女抛撒“爱钩”。内幕逐渐明朗化后，她变成了这两位女同胞轮番攻击羞辱的目标。她受不了这种打击，就自行割断了这条红丝线。

如果说，这爱情路上的风霜，还不至于毁灭她生活的希望，只是渐渐改变了她的性格——她变得沉默寡言，那么她家庭中发生的意外打击，却使这位弱女蓦然间看破了红尘。那是在她第三次恋爱失败后，又传来致命的噩耗。她的父母亲在一次旅游中，遇到沉船事故永远离开了她。她真是绝望了。好在有厂里领导的安抚、车间工友的劝慰，她总算走出命运的阴影。她在得到一份巨额财富——双亲的保险赔偿金的同时，也开始了在这

世上咀嚼孤身一人的愁苦。

等她的情绪趋于平稳后，她已过了 27 岁的生日。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少女了，但天生丽质，她的模样依然楚楚动人，向她求爱，以及前来妯娌的人自然很多。她都一一回绝了。

然而，她的内心世界是渴望有温情的。冷酷的遭遇，使这位姑娘对自己的命运采取极端的方式，听凭天意了。一次，她借助一种说不透、摸不着的灵感，悄悄地把一条镶有自己玉照的鸡心金项链，巧妙地嵌入一块香皂里。这块香皂包装后，随着成箱成箱的香皂，流入市场。她在心里暗暗发了“死咒”似的誓言：谁得到这块嵌有金项链的香皂，她就是持皂人的亲人——若是个未婚男子，她就嫁给他；若是老人，她愿做小辈尽赡养义务；若是同性，她就与之以姐妹或母女相称。

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反馈到她这里，而她出钱半个月刊登一次的那则晚报中缝“寻物启事”，居然不起一点浪花。她哪里知道，天下之大，芸芸众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今天合理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变成荒唐的了。她也没有想到，即使真的有人“发掘”出这条金项链，同时也有幸看到

那则“寻物启事”，如果对“双份代价换取此物”的诚信度发生怀疑，此事也不会露出水面。想绝了的孤女呵，当然不会全面地考虑这心理学上的枝节。

一年期限过去了，她万念俱灰，独自一人来到“爱情崖”上，以了此生……

(五)

刘小憨听了孔丽伴泪的叙述，心情复杂极了。他既同情她爱情的多磨和家庭的不幸，对她有关“香皂”的轻妄之举又有点不屑。他想起前一阵子，他倒是买“刮刮奖”弄来了许多“水鸟牌”香皂，自己用了二三十块了，并没有发现香皂里有什么玩意儿，这种幸运与他来讲，应该说是不可企及的。

想是这么想，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对孔丽说：“嗬嗬，你别着急，我

还有一箱香皂呢，说不准……”说着他搬出纸箱把里面的香皂全部倒在地上，用水果刀一块一块地切开来。

孔丽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瞧着他，泪水一滴滴止不住地流淌着。

一块、两块、三块……一共是 57 块香皂，他把它们全切开了，没有出现奇迹。他瘫坐在地上，深深地叹出一气：“唉……”

孔丽眼泪汪汪地望着刘小憨，轻声地说：“刘、刘小憨，你快起来，这不关你的事，你不必沮丧，我真是很抱歉……”

刘小憨把一分为二的香皂重新装进纸箱，真诚地说：“孔丽，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是让我送你回厂，还是你暂时在我这儿养息养息身体再回厂，全由你定。你也许估摸得到，我和你一样，目前也是单身一人。由于本人性憨、貌平，家境贫寒，至今还未曾得到哪位女同胞的垂怜之心。说到底，还是缘分问题。缘分够，千里来相会，缘分不够，相见不相识。好在这世上，打光棍的不乏其人，我也不怎么特别难受。要是你不嫌弃，就住在这里几天，你若看得起我，我们就以兄妹相称吧。我们厂里优秀的小伙子多得很，待些日子，我来为你选择一位，怎么样？”

孔丽听了刘小憨这番话，脸上有了笑意。她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先在你家住上几天……”

刘小憨得到她肯定的答复后，就到公用电话处，给对湖岸边的那家香皂厂打了个长途电话，称孔丽的身体欠佳，在表哥家小住几天，云云。接着，他还去商场为孔丽买了几套换用的衣裙，那色泽与款式，竟是她极喜欢的。

这样，孔丽便在刘小憨家住了下来。刘小憨只管上班。孔丽买菜、做饭，俨然是个家庭主妇。她的勤快使小屋很快有了新的面貌。灰尘没有了，窗户明亮了。甚至连那只老式毛竹书架上的那只空花瓶也插上了鲜花。

空下来的时候，孔丽就在后院里浏览主人培植的一盆盆树桩和花卉，时不时陷入沉思。想不到这位物质上不怎么富裕的单身青年，这么爱花卉，这么爱生活，真叫她有点感动。再说了，刘小憨这个小伙子，虽然正值年轻气盛、渴望爱情的年纪，又和她近距离接触，却极持重，从未对她有过轻薄之举。这使她对他平添了不少好感。想当初，她的前三次恋爱，那三个男子头一天就动手动脚的，相比之下，刘小憨真是憨得本分、憨得可爱了。

(六)

春季里什么都容易成熟。到了第三天，孔丽的心里竟莫名地滋生出一絮絮缠绵的情愫。是依恋这小屋，还是依恋这憨厚到家的刘小憨，她也说不清楚。中午，刘小憨出门时告诉过她，他师傅黄老头送他两张电影票，时间是今晚7时，她也就多了一个盼头。

太阳西斜，刘小憨也该下班了。孔丽准备好晚餐、料理了家务事后，想洗个澡。刘小憨的家虽然简陋，但浴室却搞得很像样。刘小憨不愧是个能工巧匠，这不足五平米的地方被装饰得很精致。太阳能热水器是安装在屋顶上的，洁净的瓷砖壁上按有几个小阀门，稍加扭动，适宜的温水就喷薄而出。她还是第一次让自己洁白的肌肤和丰腴的身躯，暴露在这陌生的小屋，她顿时有种甜丝丝、痒酥酥的感觉。她随手从挡架上取出一块已用剩二分之一的香皂，在身上抹擦起来。肥皂泡沫顿生，可心的香气弥散开来。这香气好熟悉。她辨别了一下，这香皂就是她所在的厂家生产的。她沐浴着，呼吸着这种熟悉的香味，心里倍感温暖。想到这一身青春的躯体，没享受到生活的甘露，就匆匆地毁了，莫不是太可惜了。现在她才真正地后悔起来，以往的异想天开和那天的自寻短见，真是太荒唐了，也是太傻了。是呀，一个人一旦心里有了爱，那就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十分可爱的。就说这位小伙子吧，他的生世也没比自己好多少，却活得很充实。在水气蒸腾的温境里，她满脑子想的，竟都是这个刘小憨。她想，她大概是爱上了他。但这和她以前的“死咒”般的誓言不是相违背了吗？她笑了，什么誓言不誓言，想要爱，就大胆爱。誓言是人为的，是为人服务的，一旦妨碍幸福，就应及时更正。“错不了的！”她自言自语着，笑得更轻松了，神态更妩媚了。突然，她的素手颤抖了一下，又颤抖了一下，她的左肩头的皮肤随着她手上那块香皂的滑动，感觉到有一硬物在刺激皮肤。手再一移动，这感觉就更明显了。

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一条金项链的一端已露出皂面。用手挖掘一下，那宝物就整个儿脱露出来了。

正是它：金项链系着一块镶有孔丽玉照的金鸡心。

这时，她听到门外有叩门声，随后门锁就扭动起来。她知道是刘小憨回来了。

孔丽在浴室里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声地喊：“刘小憨啊，刘小憨?!”

刘小憨知道她在洗澡，不安地问：“你，怎么啦?”

孔丽说：“你进来看看?”

刘小憨很尴尬：“你在洗澡，我怎么能进去呢？有话你出来说吧。”

孔丽启开门，伸出手把刘小憨拖了进去。她张开双手，紧紧地抱住刘小憨的脖子。她还未及穿妥衣服，白玉般的胴体只罩了个“三点”式。刘小憨慌张极了，不敢回应她大胆的亲昵。他说：“今天晚上的电影是美国片《昏迷》，影片还未看，你倒是先让我‘昏迷’了。为啥呀?”

她把那条金项链递给他：“你看，这是什么?”

刘小憨见这宝物是从正在使用的香皂中取出来的，惊喜道：“这，这是我‘摸奖’摸来的，就剩这一块没有切开了，我用了一半没留意它……真想不到……”

孔丽这才发现自己的穿着非常露，羞红了脸。她郑重地又不失娇嗔地说：“刘小憨，你摸到了一块幸运的香皂!”

刘小憨闻声，浑身一激灵，他即刻想起她说及过的“死咒”，热烈地拥抱了她：“是的，感谢上苍，这真是一块幸运香皂。”

当晚，他俩同去看了电影《昏迷》。邻座坐的是刘小憨的师傅和师娘。不久，刘小憨和孔丽成了一对幸福的伉俪。



风雨葫芦渡

一、贵客远道来

在江南荷城，有不少市民都知道冯秋茵女士是位“下岗再就业”的明星人物，至于她坎坷的人生遭遇和扑朔迷离的身世，却鲜为人知。

2004年初夏的一天，茵茵家政公司总经理冯秋茵，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市委统战部高部长亲自打电话给她，说是下午2时正，在滨湖宾馆有位贵客要见见她。冯秋茵的困惑是有道理的，她7年前下岗之后，办起了以下岗职工为主要成员的茵茵家政公司，和她打交道的都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会有什么人心惦记她呢？而且还要劳驾高部长亲自给她打电话？

好在谜底很快就揭晓了：在滨湖宾馆的会客厅，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近半百的男子健步走上前，在端详片刻之后，这位男子紧握冯秋茵的手，急切地说：“您、您就是冯秋茵女士？我终于找到您了——姐，秋茵姐，这下，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冯秋茵望着这位面善的陌生男子，说：“您、您是……”

高部长笑声朗朗地拉着冯秋茵的手，高兴地说：“冯秋茵同志，这位就是你的弟弟冯思邦。你的养父冯之为先生临终前，盼你们姐弟俩能早日见面。至于你父亲要在大陆寻找女儿的事，说来话长哟。这下好了，你们姐弟俩可以好好叙叙了。”

这位名叫冯思邦的男子，是冯秋茵养父冯之为的亲生儿子——台湾高雄市某软件公司的董事长。他这次来荷城，除了要搞一项大投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完成父亲临终的嘱托，把一笔数额巨大的遗产交给冯秋茵及其母亲，以减轻老父亲长年来的心灵愧疚。原来，他随国军仓

皇逃离大陆去了台湾，不久就离开军界成为商人。冯之为在台湾另立家庭，但他没有中断过对发妻的思念，秋茵抱养在他身边的时间虽说不长，但他对她宠爱有加。冯秋茵这个名字，就是他给养女取的。

会客厅里只有冯秋茵和冯思邦姐弟俩。冯思邦从拎包里拿出一只系有铃铛的银镯，递给冯秋茵，说：“姐，这只小银镯，我小时候也戴过。父亲说，这是姐小时候戴的，那年他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它，父亲让我还你留个纪念。”

冯秋茵接过那只小银镯，轻轻地抚摸着，多年谜团解开了，原来另一只小银镯在海峡那边。她的眼圈红了，轻轻地摇响小铃铛，问：“思邦弟，父亲是何时去世的？”冯秋茵的脑海里无法完整拼出养父的形象，疑惑映满了她那双历尽沧桑而又不失清亮的眼眸。

“父亲是在五年前病故的。他在病中一直念叨您和大妈的名字，交待我一定要找到你们。多亏荷城‘台办’的领导多方寻找和查证……”冯思邦说着，他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妈，她、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冯秋茵哽咽道。

冯思邦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语气沉重地问：“姐，这些年，您还好吧？”

冯秋茵捧起茶杯，眼噙热泪：“我呀，我的命硬，我是死过一回的人……”

二、了结今生愁

1973年初秋里的一天，冯秋茵决定去死！怎么个死法？她没有太多的考虑，她只求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死去。她不想活了，虽然她还只活了25个年头。她乘上汽车，向曾经那么爱恋的故乡荷城告别，她在与邻省交界的偏僻乡野下了车。这时，天下起雨来，她踉踉跄跄地来到黑溪江岸边，只见对岸是云雾笼罩的双峰山，脚下是贫瘠的黄土地，望不见房舍，听不见人音，这个被世间遗忘的冷僻角落，实在是了结今生的好地方。突然，她感觉到肚子里那个东西在蠕动，她走了几步，又留恋地回头张望，一阵冰凉的怨恨在心里掠过。